

世有桃花

黄丹丹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桃花，款款从悠古的诗经里走出，含苞绽放、凝露娇羞，生成绝美的意象。我的童年，曾与一棵桃树为伴。那时，家住的校园，在我三岁那年，屋后居然生出一棵小桃树。从此，我的记忆里便有了那一抹灼人的春色。我是骑在缀满花朵的桃树上学会背这首《桃夭》的。当我稚气地背完这首诗，树下的大人高兴地摇晃着桃树逗我，我得意而开心地咯咯笑着，桃花随之纷纷散落，落在脸上痒痒的，落在颈项凉凉的……桃花依旧开与落，不知何时，我就不再爬树。桃花开时，我倚着树干读书。桃花落了，我将那片片落花从地上捡起放在素净的手帕上，埋在树下——我开始读《红楼梦》，并笃定黛玉葬的是桃花。桃花开在树上，是娇媚的，即便落在地上也还是有种令人怜惜的娇柔。它单薄静舒却别有一种风姿，轻灵而又明媚，这，不正是我心中的黛玉吗？

“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”，可惜，在与那棵陪我长大的桃树匆匆别离后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它的花开，想来，弹指间我已逼近不惑，作为一棵树，它或许早已枯去了吧？不过，即便没有了那棵属于自己的桃树，桃花却依然会绚烂在我的每一个春天。

那年生日，独自旅行。在江南的深巷里戴着耳机默默地行走。突然，我眼前一亮，一棵娇小的桃树在灰暗的小巷里擎出朵朵明艳的桃花。树旁，一位白发老翁有些笨拙地对面前轮椅上的老妪手舞足蹈着，我取下耳机，听见老人唱：“我在这儿，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……”我走过去，征求老人的同意，用相机拍下了那树桃花和那对白发伉俪。老人用我并不熟悉的吴依软语说，他的老妻患老年痴呆症多年，什么都忘了，却偏认得桃花。只记得桃花！是因为她混沌的记忆里还残存着桃花般美好的青春和爱情吗？在中国，桃花从来就不仅仅只是花，它是娇颜，是爱情，是归属，是诗意的美与现实的安。

今年春天，陷入忙碌，整日伏案不得脱身。正懊恼辜负了这大好春光时，文友邀请去叶集赏桃花。春光艳艳的三月，沿着绿柳拂波的堤岸，穿过灿灿金黄的田野，来到了举办“十里桃花千人赏”活动的叶集平岗。桃花乃世间寻常，但观千万树桃花齐放的盛景于我还是首次。起伏的山岗上，极目所见尽是粉盈盈的桃花，一朵朵、一树树连绵成绯红的云霞，灿烂夺目得令人心颤。文友们雀跃于桃花间，不时摆出各种姿势与桃花合影。我坐在岗上，看着桃花，和那些被桃花映照的笑颜，觉得快乐极了。一直都觉得，桃花是寂静的。它虽然拥有妖娆的美艳，却从不恃美而骄。它静默地生在乡野，在小巷，在深山，在溪边，在任何一个肯给它一寸土壤的所在。所以，人世间，它的存在并不稀罕。然而，素来对寻

常之物漠然视之的人类，却始终对桃花的美保持着一份敏感的察觉。“桃花帘外东风软，桃花帘内晨妆懒；帘外桃花帘内人，人与桃花隔不远”，这是黛玉对着春日大观园内的轻烟软红所作的《桃花行》。好一个“人与桃花隔不远”，或许，这就是人们对司空见惯的桃依旧爱之不怠的原委吧。美丽却亲和，妖娆却清新，不拒人千里、不自视清高，就那么端然地美丽着，你看也罢，不看也罢，你近也罢，远也罢，我自悠然绽放。我微笑着坐在那里，看满山遍野的桃花，不知怎的，却默诵起了《桃花源记》。哦，桃花，其实在古典文学的意象里，还有归隐之意呵。这满山的花，如果没有人赏，就是隐。而今，这些热闹的人声，到底是惊扰了花的幽梦，还是增添了花被人欣赏的快乐呢？

赏完桃花，翌日搭散文家穆志强老师的车归，途中，热忱好客的穆老师领我去看他的家乡——盛出文武双将的宝地霍邱洪集。穆老师一路口若悬河地给我介绍当地的人文典故，他自豪地说起同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军旅作家徐贵祥，骄傲地谈起他的学生同乡旅居东莞的著名诗人柳冬妩。也说起他的父亲和故园，说到他那篇在散文大赛获奖的作品《为故乡喊魂》的写作渊源。车子停在了一处荒芜的土屋旁，穆老师说，这是他家的老屋。我看见老屋的侧间已经坍塌了，野草蔓生的院落，一树桃花艳艳地怒放着。穆老师不停地环视周遭，之后立在老屋的正门前，久久地久久地沉默着。我拿着手机，就着那一枝桃花，把一个为故乡喊魂的赤子落寞的身影定格。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崔护写这首诗，只是一种黯黯的憾。而那一刻的穆老师，那一树桃花带给他的一定是比憾要深很多倍的追不到抓不住的殇吧？故园残垣尚在，而往昔与母亲却远去了。回不去，回不去喽……离去时，过了许久，沉默的穆老师才渐渐打开话匣，他说，这里原来是老街，繁华得很。我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穆老师的网名叫“老街隐者”。其实，老街并没有消失，它永远隐在他的心里。就像桃花源，也许我们永远也无缘走进，但是，它却可以承载我们的向往。

从叶集归来后，收到文友方观男兄的邮件。打开看，是多帧照片，其中一张，是我坐在岗上，面对漫山桃花的背影。我的白衣在缤纷的桃花里显得那么耀眼，隐忍，有时候也会成为独特的呈现。又几天后，我在QQ上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链接网址，打开看，居然是这次桃花节摄影比赛的新闻，我看见那张我仰望桃花的照片下写着“获奖作品”四个字。摄影者是诗人木子姐。作品的标题是《人面桃花相映红》。

世有桃花，桃花始终与人为伴。



初颜 潮三阳 摄

父亲和那棵树

寇建斌

父亲把香椿树锯倒了。先剃去枝杈，再锯断树干。女儿云到家时，树已躺在地上。院子空出一片，枝叶散落一地。云大喊：“爸，你怎么把树锯了？”父亲笑笑，不语，兀自打理着那已然不是树的木头。

树是父亲小时候栽的，与父亲的年龄相仿。一开春，就会冒出一树嫩芽，散发出醇厚浓郁的香气，灌满院子，灌满屋子，溢到村里村外。

到了谷雨这天，父亲就用绑了铁钩的竹竿摘香椿芽。云想爬到树杈上摘，父亲说树还小呢，撑不住。云想拿竹竿自己摘，父亲说小孩子手上没准呢，会把树弄疼的。云只能巴巴地抬着下巴看父亲摘。

阳光均匀地洒满枝头，香椿树顶着一头灿烂，随风在春日里摇着。父亲很小心，扳住芽头，手腕轻轻一抖，一苗嫩芽就飘落下来。云举着两只小手赶紧去接，嫩芽浮在手掌里，晶莹透亮，比花儿还漂亮。云将嫩芽擎到鼻尖，眯起眼睛，细闻，感觉那香气立时钻进了自己的身体，充盈在心里，肺里，脑袋里。父亲摘，云捡，待那洒满金色阳光的嫩芽都到了箩筐里，云便把一箩筐阳光抱进屋里。

这天的饭食里便有了云最爱吃的菜——香椿炒鸡蛋。金黄色的鸡蛋，翠绿色的香椿，杂糅在一起，很好看，也很好吃。云便把这一天当作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。

香椿树很奇特，被剃光了头，就像理了发，很快又长出一茬嫩芽，接着又被剃一次。之后的叶子不香不嫩了，才属于它。许是因为每年要贡献两茬叶子，香椿远比臭椿树长得慢。臭椿的叶子闻着臭，连猪羊都不吃，树干却光滑，不像香椿满身伤疤般干裂，而且高大挺拔，站在香椿身旁，有种趾高气扬的

傲慢。不过，论木质，臭椿松脆，不及香椿细密结实，难以派上用场。香椿站在矮处，并不仰视它，只安静地待在一隅，每年春天都奉献出新生命的嫩芽。

父亲剥去树皮，解了板，码好放起。次年开春，把铧、凿、刨、斧、锯全套把式搬出来，开始在木板上打墨线，他在做一件家具。云问做什么，父亲仍笑笑，不语。

父亲早年当木匠，手很巧，帮人打过许多家具。后来村里需要，当了民办教师，就没有时间了，家里至今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。他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学生身上。云半夜醒来，常看到父亲如雕像般坐在桌前，整理教案，批改作业。父亲的辛劳并未给家里的生活带来多少变化，工资少得可怜，农活耽误得多，庄稼收成也不好，不待别人奚落，他就羞愧不已。只有在面对学生的毕业成绩单时，父亲才会露出开心的笑容。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，使他很早就患上了肺病，人佝偻成大虾，嗓子咳到嘶哑。云劝父亲去看病，好多人也劝，父亲只笑笑，说没事，依旧坚持上课，他一刻也放不下他的学生。

父亲像雕琢工艺品一样，用他的香椿木做那件家具。按传统工艺，全部榫卯，不用一颗螺丝、铁钉。他做得很痴迷，也很吃力。谷雨这一天，家具终于做成了，是一张方桌，香椿木繁复细密的花纹清晰可见，那桌面美得像一幅画。家里人，邻居，还有村里的许多人都来看，无不赞叹。那天，父亲笑了，也永远地止住了咳嗽，笑容凝固在了他的脸上。

又是谷雨，云坐在方桌前，看着那繁复细密的花纹，闻着从木纹里渗出的香气，想父亲的一生，想那棵香椿树，若有所悟。

